弘道錄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十六　義　君臣之義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十六

義

君臣之義

高宗紹興元年，召李綱為尚書右、僕射。上疏曰：興衰撥亂之主，非英哲不足以當之。惟其英，故用心剛，足以蒞大事，而不為小故之所搖。惟其哲，故見善明，足以任君子，而不為小人之所問。在昔，人君體此道者，惟漢之高、光，唐之太宗，本朝之藝祖太宗。願陛下以為法。

錄曰：綱之言英哲也，豈無所見哉。就帝之初服觀之，寇戎方將，奮然請往，可以為英矣；次機倉卒，定昇式微，可以為哲矣。惜乎中人之性溺於宴安，逢君之徒志於苟且，有綱之賢而不能竟其用，有張韓劉岳之將而莫能畢其功，以至於汪黃、秦檜小人之徒匿意恣情，無所不至，而不知高光數主椰榆於地下久矣。孰謂綱非先見乎哉。

及綱至行在，奏曰：金人不道，專以詐謀取勝，中國不悟，一切墮其計，中賴天命

未改。陛下總師於外，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。內修外攘，還二聖而撫萬邦，責在陛下與宰相。臣自視缺然，不足以副委任之，意乞追寢成命。帝曰：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。其勿辭。綱頓首泣謝，且言一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殼，皆中一時之病，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。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，臣乃敢受命。一曰議國是，江曰議巡幸，三曰議赦令，四曰議僭逆，五曰議偽命，六曰議戰，七曰議守，八曰議本政，九曰議久任，十曰議脩德。翌曰班議於朝，惟僭‘逆、偽命二事留中。

錄曰：宋高宗之不足與有為也。夫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固，漢高之大略；而誅韋斬關以謀匡復，亦唐玄之英武也一。宋室之仇，一時縱未可復，盍不曰邦昌桃上向乎。夫邦昌之罪上通於天，其汙戚我斧，康腥穢我朝，寧跡其惡，逆犬競且猶不堪,何吝吾之一刃耶。十事之中，此為最要，乃上下名分所關，生民綱紀所賴。帝秘而不．發，將何待耶。可以見畏懦不君之甚。雖以綱之爭執，亦不過止於投篡，固未能聲其罪於天下也。不旋踵問，劉豫蹈其故轍，偃然南面坐，命其子以伐宋國，異於誅韋滅項者矣。此南宋之所以終於無震也。

李綱又言曰：今國勢不違靖康問，然而可為者。陛下英斷於上，草臣輯睦於下，庶幾靖康之弊可革，而中興可圖。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，則不能以成功。夫外禦強敵，內銷賊盜，修軍政，變士風，裕邦財，寬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誠號令以感人心，信賞罰以作士氣，擇帥臣以任方面，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。吾所以自治者，政事已脩，然後可以問罪金人，迎還二帝。此謂規模也。至於所當急而先者，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。蓋河北河東者，國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後中原可保，東南可安。今河東失者，恆代、太原、澤潞、汾晉，餘郡猶存；河北所失者，不過真定、懷、衛、濬四州，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。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，皆推豪傑以為首領，多者數萬，少者亦不下萬人。朝廷不因此時置司，譴使以恩慰撫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糧盡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困。雖懷忠義之心，援兵不至，危迫無告，必且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撫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於河北置朝撫司，河東置經制司，擇有才略者為之使，宣諭天子恩德，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。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，防禦團練，使如唐方鎮之制，使以自守。非惟絕其從敵之心，又可資其禦敵之力。最今曰之先務也。帝善其言，問誰可任者，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。

錄曰：愚觀兩河之議而經制招討之建，宋之興復在於目中矣。以綱南人而堂堂大義出於風氣之外，豈非一大機會乎。曾未幾何黃港善、汪伯彥力排綱去，而招撫經制司遂廢，車駕益東幸，而兩河郡縣相繼淪沒。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，一切廢格，金兵益盛，

關輔殘毀，中原盜賊蜂起，而國始不可為矣。

宗澤上疏曰：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。陛下競競業業，思傳之萬世，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，又議以之蒲解乎。自金人再至，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，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，暮入一說以乞盟，終至二聖北遷，宗社蒙恥。臣意陛下赫然震怒，大明黜陸，以再造王室。今即位未聞有大號令，但見刑部指揮，不得明播赦文於河之東西、陝之蒲鮮者，是褫天下忠議之氣而自絕其民也。臣雖駑怯，當躬冒矢石，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足矣。帝覽其言而壯之。是時開封尹闕，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，乃以為東京留守，知開封府。澤又上疏言：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，將士、農民、商旅、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，以慰人心。其倡為異議者，非為陛下忠謀，不過於張邦昌輩，陰與金人為地耳。時真定懷衛問，敵兵甚盛，方密脩戰，具為入攻之計。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，以圖收復，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，以領招集之兵，造戰車千二百乘。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，駐兵數萬。澤往來按試之，又並河鱗次為連珠砦，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。於是，陝西、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得澤節制。澤累表請帝還京。而帝用黃潛善計，決意幸東南。

錄曰：澤之二疏大意與綱同。蓋天下之勢不進則退。進則不惟故疆可全，而警亦可復，恥亦可雪。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，而河南終非我有。不惟河南終非我有，而淮甸亦復騷然。退而渡江，退而航海，所叉至矣。此澤之憂憤，不至於死不已也。嗚呼。汪黃之罪可勝誅乎。此高宗之始恨一也。

建炎四年冬十月，詔韓世忠進次楊州。世忠得命感泣曰：主憂如此，臣子何以生為。親提騎兵以當敵，伐木為柵，自斷歸路。正行問，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軍。世忠給良臣云詔，乃移屯守江。良臣去，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：抵吾鞭所嚮。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陳，設伏二十餘所。良臣至金師，金人問宋師動息，則具以移屯對。聶兒孛董聞之大喜，起兵至江口，距大儀五里。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束，世忠傳小麾鳴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與金人旗雜出，金軍亂，宋師迭進。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胸，下斫馬足，敵被甲陷泥淳。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，人馬俱斃，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，而世忠所遣董映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。解元至高郵北門，遇敵設伏，水軍夾河陣一曰合戰十三，相距未庾。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，復大戰俘獲甚多。世忠復親追至淮，金人驚潰，相蹈藉溺死者甚眾。捷聞，草臣入賀，帝曰：世忠忠勇，朕知其必能成功。沈與求曰：自建炎以來，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，今世忠連捷，厥功不細論者，以此舉為中舉武功第一。

及帝自將禦金師，次於平江府，金齊之師曰迫。草臣勸帝他幸，以避之。張俊曰：避將安之。惟進禦，乃可免耳。趙鼎曰：戰而不捷，去未晚也。帝因曰：朕為二聖在遠屈，已請和，而彼復肆暴侵凌。朕當親總么六師，臨江次戰。沈與求復力贊之鼎，喜曰：累年退怯，敵志益驕。今聖斷親征，將士必奮，成功可必。臣願效區區，以謀報國。及張浚視師鎮江，見趙鼎，執其手曰：此行舉措皆合人心。鼎笑曰：喻子才之功也。韶拜浚知樞密院事，浚受命即曰赴江上視師。時撻懶兀木擁兵十萬，約曰渡江次戰。浚長驅臨江，召劉光世、韓世忠、張俊議事，將士見浚勇氣十倍。浚既部，分諸將，身留鎮江，以節度之。岳飛留建康，見帝數論恢復之略，且言：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，蓋欲荼毒中原，以中國攻中國，彼得以休兵觀釁。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，則提兵趨京洛，據河陽陝府潼關，以號召五路叛將。叛將既還，遣王師前進，彼必棄汴而走河北，京畿陝右可以盡復。然後分兵濬滑，經略兩河。如此則劉豫可擒，金人可滅。社稷長久之計，實在此舉。帝曰… 有臣如此，顧復何憂進止之機，朕不中制。復召至寢閣，命之曰：中興之事，一以委卿。飛遂圖大舉。

錄曰：愚觀岳飛之言，乃其效用之實，初非大言以欺人也。其破楊么，水寇攻水寇，既以成功之速，則今之以叛將攻叛臣，寧不易為力耶。苟使如帝之言，中興之事一以委之，其燭計見效鈐不遠矣。乃阻於奸檜。請詣都督，檜豈不知浚之忌乎。而卒以件問，亦以憂沮，是後復請則無及矣。雖則帽嫉之可厭抑，豈天敗之無成與。此高宗之再恨一也。

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，由是金人動息，山川險要，飛皆得其實。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陽衛之境，皆期曰興，兵與官軍會其所，揭旗以岳為號。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，載糗糧以績義軍，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。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。兀木欲會軍以抗飛，河北無一人應者，乃嘆曰：自我起北方以來，未有如今曰之挫鈕。金將王鎮、崔慶、李覬、崔虎、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，龍虎大王之將吃查等亦密受飛旗榜，自其國來降，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。飛大喜語其下曰：直抵黃龍府，與諸軍痛飲爾。因上奏：興等過河，人心願歸朝廷。金兵累敗，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，正中興之機。而秦檜方欲盡淮以北與金為和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，且知飛志銳不可回，上言：飛孤軍不可久留，乞速召還。於是飛一曰奉十二金牌，飛憤惋泣下，束面再拜曰：十年之力，廢於一旦。

錄曰：愚觀高宗之世，可與有為之時三。建炎之初，河朔未叛，人心未離，李綱在

內，宗澤在外。當是時也，以守則可固，以攻則可取，可以光復舊物也。甫其中也，諸將立功，帝親視師江上，趙鼎、張浚為政，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次第奏行之。故列要津多，一時人望，號為小元祐。及其末也，金人敗郾城，敗朱仙，敗順昌，自燕以南號令不行。兀木乃嘆曰：自我起兵未有如今曰者。飛亦大喜曰：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。此何等氣象也。奈何帝之本心不欲二帝之還，恐奸大位，託為權奸之誤。於是不待狡兔高烏之盡，而先為烹狗藏弓之謀，天下之大事，從此去矣。愚故備錄諸將於前，總而論之於後，以為萬世之犬戒云。

岳飛立志慷慨，以必取中原擒滅警虜為念，自奉甚薄。少時飲酒能至數斗，帝戒之曰：卿異時到河朔，方可飲酒。遂絕口不飲。家無姬侍，吳珍願與交罐乃飾名妹遺之。飛曰：主上宵吁，豈大將安樂時耶。劫不受，珍益敬服。帝欲為營第，辭曰：金虜未滅，何以家為。或問：天下何時太平。飛曰：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卒有取民一縷束芻者，立斬以狗。夜宿民間，開門願納，無敢入者，號凍不拆屋，餓死不鹵掠。卒有疾，躬為調藥；諸將遠戍，遣妻問勞其家，死事者哭之，而育其孤，或以子婿其女。凡有頒犒，均給軍吏，秋毫不私。善以少擊眾。欲有所舉，盡召諸統制與謀，謀定而後戰，故有勝無敗。碎遇敵不動，敵人為之語曰：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張俊嘗問用兵之要，曰：仁信智勇嚴，闕一不可。好賢禮士，覽經史雅歌，投壺徇徇如書生。每辭官必曰：將士效力，飛何功之有。其忠憤激烈，議論持正，不挫於人，卒以此得禍。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。

錄曰：愚觀岳武穆以為罕見其儔。何也。蓋古之名將，自孫、吳、韓、彭、英、衛、李、郭而下，可數也。然孫乃賣友，吳乃殺妻，韓乃假王，英乃背主，儀乃窮奢，牠無足論。近代若張魏公有富平之敗，韓郡王有江上之奔，張伯英心衍全殊，劉平叔馭軍無法，惟武穆不忘。周同張所是為信友，卻吳珍之妹是為遠色，母有瘤疾，藥餌叉躬是為悅親，旗賜精忠，膚存報國是為獲上，大倫根於天性，每事不忘忠孝是為誠身。其馭軍也，五事克全，百戰無敵，而且悻悻於民力，無秋毫之犯。方之於古，殆方叔吉甫之儔而未能舉宣王之功者，天不祚宋，無徒多怨於時君季輔也。

胡銓上疏曰：臣按王倫本一押邪小人，市井無賴，墳綠宰相無識，舉以使虜，專務詐誕，欺罔天聽。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劉豫我也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。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。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為犬戎之位，陛下一屈膝，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，夷狄赤子盡為左衽，朝廷宰執盡為陪臣，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，變為胡服。就今虜決可和，天下後世將

謂陛下何如主也。屍醜虜變詐百出，而倫又以奸邪濟之，梓宮庾不可還，太后決不可復，淵聖央不可歸，中原次不可得。而此膝一屈，不可復伸，可為痛哭流涕，長太息者矣。向者陛下問關海道，危如累卵，尚不肯北面臣虜。屍今國勢稍張，只如頃者敗之於襄陽，敗之於淮上，敗之於渦口，較之前曰萬萬不伴。今無故而反臣之，欲屈萬乘之尊，下穹廬之拜。此魯連所以義不帝秦，非惜天下之虛名，誠以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。今內而百官，外而軍民，萬口一辭皆欲食倫之肉。臣竊謂不斬王倫，國之存亡未可知也。雖然倫不足道也，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。陛下有堯舜之資，檜不能致君如唐虞，而欲導君為石晉。孫近傅會檜議，遂得參政，几檜曰可和，近亦曰可和，檜曰當拜，近亦曰當拜。臣切謂檜與近並可斬也。臣備員樞屬義，不與此曹共戴天。區區之心，願斷三人頭，竿之稿街。然後羈留虜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興問罪之師，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蹈東海而死爾，安能處小朝廷求活耶。

錄曰：此疏如嚴霜烈曰，乃天地之正氣。百世之下時誦一翻，凜然猶澹菴之在目。況當其時，奸邪醜虜寧不奪其氣而折其心，然後知立言。君子與曰月同光，乾坤同久，其功豈小補哉。卻金人百萬之師，增中國有人之嘆，雖百挫辱之，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問者不可泯滅也。豈非南朝二百年一大快耶！

理宗隆興七年，起復劉洪宣撫荊襄，不拜，疏曰：刻襄四肢也，朝廷腹心元氣也。元氣強則四肢壯，朝廷施設得宜，根本全盛，則荊襄利害可以漸圖。請先論國家大計，而後及根本之實。何謂大計，恢復是也。臣謂今曰有其形而未盡其實。大抵有實無形，則計定事成，而敵人不覺；有形無實，則速禍致寇，而無以待之。蕊一昭王、漢諸葛，此有實無形者也。夫虜之不能忘我，猶我不能忘敵，所以數年之問邊警不聞，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議力今兵未動而聲先聞，實未至而形先見，使虜人謀我曰深，備我曰嚴，是誨之也。臣竊痛之。何謂實脩己也，求賢也，卹民也，用將也，養兵也。周宣王任賢使能，哀矜鰥寡。采芑之任，將車攻之簡，徒政事之大，無過四者。夫治平之本，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，而在於人君一身。身之善惡在於一念，一念之積湛然於方寸之中，則見善必明，是非判然於前。陛下即位于今九年，事有昔是而今非，人有始賢而後否。願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，去一己之智而以眾人之智為智，如欲來一世之真賢，當先蒙正臣之直氣，若邪佞不盡去，直道不可行，彼將長往山林不得而用之矣。至於士風澆薄，尤可嘆息。誕謾大言，迎合主意，大者蒙非常之眷，小者亦復竊寵，甚至倚托幽陰，排斥異己，使忠直氣阻，利害罔聞，此求賢之實未盡也。今曰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，財賦之所驅，上司之所迫，苟進譴罰，不過巧名色以科斂，給文引以追呼。至於勞來還定，安集劬勞未見其人，此卹民之實未盡也。將有捨克豐己腔下媚上者

逐之當矣。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，平生不經戰陣緩急，恐難應敵，此用將之實未盡也。古之養士有推車醜酒之樂，有投石超距之氣。故勇於公，戰聞敵，則奮其主。將有投嘐之惠，吮疽之恩，愛之如子弟，抒之如手足。今則不然，刻剝之，勞役之，故傾來招兵無一應募。近聞馬軍移屯建康，道路愁嘆，語流四方，生亡卒怨議之心，沮三軍勇說之氣，此養兵之實未盡也。如此民窮財乏，兵怨將驕，必有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，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，此臣之所未諭也。

錄曰：愚觀忠肅之言，乃季宋之通，息中主之頹風，六陵之積弊，匪直以警孝宗也。異時元氣不固，四肢隨沒，大命亦旋以去矣。至於金革之例，往往師相大臣假託以奸大位戀大權，自非伏義之臣、神明之胄，孰能七詔七辭者哉。故錄，以終覆馨之義，討賊之心。外此皆浩嘆之日矣。哀哉。

文天祥自為童子時，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脩、楊邦乂、胡銓皆鎰忠節，欣然慕之，曰：沒不俎豆其問，非夫也。年二十舉進士。對策時，理宗在位久，政理浸息，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，其言萬餘，一揮而成。帝拔為第一。考官王應麟奏曰：古誼若龜鑑，忠肝如鐵石。臣敢為得人賀。咸淳九年，起為湖南提刑，見故相江萬里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，語及國事，愀然曰：吾老矣。世道之責，其在君乎。德祐初，詔天下勤王，天祥捧詔涕泣，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諸蠻有眾萬人，其友止之。天祥曰：吾亦知其然。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，一曰一有急徵天下兵，無一人一騎入關者，吾深恨於此。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狗之，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，義勝者，謀立人眾者，功濟如此，則社稷猶可保也。益王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，拜右丞相，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。壓山破，天祥至京。時世祖多求才，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，遂遣積翁諭旨，天祥曰：國亡，吾分一死矣。召入諭之曰：汝何願。對曰：天祥受宋恩為宰相，安事二姓，願賜之死足矣。臨刑從容曰：吾事畢矣。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衣，帶中有贊曰：孔曰成仁，孟云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。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

《 宋史》 筆斷曰：宋亡節義之臣，自文天祥而下，若湖南安撫李芾、池州通判趙昂發、揚州都統姜才、真州太守苗再成、常州統制王安節、湖北提刑張起巖、安吉太守趙良淳、無為守趙淮、淮東制置李庭芝、刺史趙孟㲪常州太守姚告、察訪趙與罴、興化守陳瓚、通判張曰中、潮州守馬發、江東制置謝枋得、信州守唐震與張世傑、陸秀夫、陳文龍，皆其章著者，其餘尚多有之。

錄曰：豫章有言：周孔之心使人明道。學者果能明道，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。三代

人才得周孔之心，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，而忠義行之者易。至漢唐峽經衍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，故經衛自晁董公孫弘倡之，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，於是明道者寡，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異之重，而忠義行之者難。今觀有宋王安石次壞六經，廉恥道喪，而北宋之亡，伏節者鮮。周程張朱講明道，學義理，而南宋之滅死義者多，明效彰然著矣。然則愚之立志孳孳不息者，豈真好辯哉，不得已也。觀者詳之。

張世傑少由小校，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。時方危急，徵勤王，多不赴，獨世傑提所部兵入衛。上下嘆異。自和州防禦使，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，總都督府兵。大軍迫臨安，世傑請移三宮入海，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。陳宜中方遣人請和，不許。宋既納款，世傑痛忿，率所部兵去臨安，次於定海。元使都統卞彪說降，世傑斷彪舌磔之，以死自誓，遂從二王入福州。端宗立，以為樞密副使。帝昺立，復拜少傅，封越國公。以碉州不可居，徙居新會之壓山。張弘範襲壓山，或謂世傑曰：元兵以舟師塞海口，則我不能進退。盍先據海口，幸而勝，國之福也；不勝，猶可西走。世傑恐有離心，動則必散，乃曰：頻年航海，何時已乎。今須與次勝負。乃悉焚行朝草市，結大舶千餘作水訾，為死守計。弘範得世傑甥韓，命以官使，三至招之，世傑歷數古忠臣曰：吾知降生且富貴，但為主死不移耳。俄而颶風大作，舟人欲儀向岸。世傑曰：無以為也。為我取瓣香來。仰天呼曰：我為趙氏亦已至矣，一君亡，復立一君。今又亡我，未死者庶幾敵兵退，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耳。今若此，豈天意耶。若天不欲復存趙祀，則大風覆我舟。舟覆，遂溺死焉。

陸秀夫三歲從其鄉人孟先生學，獨指以為非凡兒，長登進士。李庭芝鎮淮南，辟至幕中，擢參議官。時邊事急，諸多亡者，惟秀夫不去。庭芝上其名，除司農丞，累擢至宗正少卿。元入，宋二王走溫州，秀夫追從之，使人召陳宜中、張世傑等遂相與立益王。宜中以秀夫久在兵問知軍務，每事咨訪始行，秀夫悉心贊之，無不曲盡。時君臣播越，庶事煉略，每朝會儼然正質，如治朝儀。或時在行中，賡然泣下，以朝衣拭淚，盡浥左右，無不悲動。端宗崩，群臣皆欲散去，秀夫曰：度宗一子尚在，將焉置之。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，今百有司皆具，士卒數萬，天若未欲絕宋，豈不可以為國耶。乃與眾復立衛王。以秀夫為左丞柑秉政。時世傑駐兵壓山，秀夫外籌軍旅，內調工役，凡所興作盡出其手。雖勿遽流離中，猶曰書大學章句，以勸講不輟。壓山破，秀夫走衛王舟，王舟大且諸舟環結，度不得出走，乃仗劍驅妻子入海，遂以身負王赴海死。

錄曰：愚觀世傑之自溺與秀夫之負帝俱溺，未嘗不浩然而嘆也。嗟乎！乘桿之嘆，傷時之悲也，而今果見其人乎哉。時全蜀破壞，刑襄失守，四海無措躬之地，獨仗區區

二三君子懷忠負義，不至於此不已也。卒斃而得其正，其亦異乎汨羅鴉革者歟。

陳文龍，俊卿後也。能文章，負氣節。咸淳五年，廷對第一。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拜監察御史。襄陽被圍，似道曰恣淫樂，陽請督師而陰使留己，竟失襄陽。文龍上疏極諫。時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，而曰坐朝堂爭私意，文龍復疏書言：三后協心同底於道，北兵今日取某城築某堡，而我以文相遜，以邊相疑，譬猶拯溺梂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。請召大臣同心圖治，無滋虛議。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，至十月始來，事已不可為矣。是冬累遷至參知政事。益王立為閩廣宣撫使。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，建寧泉福皆降，知福州王剛中遣使狗興化，文龍斬之，責書責世強、剛中負國，遂發民兵自守，城中兵不滿千。大兵來攻，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。文龍焚書斬其使，曰：諸君特畏死，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。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，華即迎降，且導兵至城下，通判曹澄孫開門納款，執文龍至軍中，欲降之，不屈指其腹曰：此皆節義文章也。可相逼耶。乃械送杭州，文龍去興化即不食，餓至杭而死。

錄曰：天祥、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，豈其節義之獨聞歟。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。幸而一二君子乃心許國，文章氣節表率一世。當是時也，內則有死之心，外亦無生之樂，此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。蚓夫少成天性，壯學自然，故一則自少時志於俎豆，未至者非夫；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，未知生能不死。二者同是一道，則同是一命矣。

弘道錄卷之十六竟